

民国十大

Min Guo Shi Da Mi An

秘案

张军
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民国十大

Min Guo Shi Da Mi An

秘案

张军 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十大秘案 / 张军编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213-03997-3

I. 民… II. 张… III. 案例-分析-中国-民国
IV. D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292 号

书 名 民国十大秘案
作 者 张 军 编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策 划 李 楠
责任编辑 洪 晓 万会海(特约)
责任校对 杨 帆
封面设计 赵 雅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1.3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3997-3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民国战事频繁，纷乱迭起，纷争不已，同时也在艺术界、政治界、军界等方面留下了重重迷雾。军统内幕、党派纷争、外交交锋……许多民国事件因种种原因而成为秘案。这些事件虽广为流传，很多人都曾耳闻，但其谜底、真相和详细经过却又鲜为人知，十分神秘。本书讲述了民国时期影响最大，也最为神秘的十个案件，推理案由，解密档案，解析悬疑，并配有大量历史照片，为读者揭开民国政治社会的真实面貌。



目录 CONTENTS

壹 临城国际大劫案 / 001

贰 1925 年蒋介石在广州遭遇的三次暗杀 / 031

叁 真假“白宗魏坠楼案” / 053

肆 上海三大帮会人物的博弈：杜月笙、
黄金荣联手扳倒魏廷荣 / 069

伍 决定中国命运的七天——日本领事失踪案 / 089

陆 南昌空军基地的神秘大火 / 105

柒 中国报业巨头史量才遇刺案 / 121

捌 夺命龙泉剑——戴笠死亡之谜 / 137

玖 近代史上最大海难——“江亚轮”海难案 / 155

拾 高秉坊十亿元巨款特大贪污案 / 185

参考文献 / 206

后记 / 209

壹

临城国际大劫案



1923年5月6日凌晨1时许，山东南部的枣庄市临城附近的津浦铁路线，两名巡道工沿着闪着青色光芒的铁路线向南缓步前行。

晴朗无云，月光如银，这样的好天气，不用马灯便能清楚地看到很远的地方。初夏的夜风轻轻地吹拂着，两边无边无垠的麦田如海，麦浪起伏。

巡道工走回路边一间扳道房，叫醒在里边睡觉的同伴，准备交班。屋里还睡着一个带枪的铁路警察，这时也醒了过来，几个人说着话。

就在这个时候，十几名黑影从麦田中钻出来，几人守在外边，另外几人冲进扳道房。

“都不许动，谁动打死谁！”为首的一人30多岁，穿一身还算整齐的蓝绸衣服，一脸凶相，手持一支手枪，对着几名巡道工。其余几人拿着长枪，衣衫褴褛，补丁摞补丁，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很是狼狈。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山东向来没有大军阀的主力部队驻扎，政府的剿匪力量不足。且这一带地形复杂，既有鲁南沂山、龟蒙山、峄山等深山老林，也有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等水泊沼泽，便于土匪藏匿；又靠近鲁东、皖北等繁华地区，干抢劫绑票等勾当也十分便利，因此这里的土匪十分猖獗，多如牛毛，民众不堪其扰。而当地政府又治匪无招，因此，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在此地竟成为平常之事。

铁路扳道房向来是没有什么油水的，员工又都是政府的人，伤害他们既得不到什么好处，反会引火烧身，所以一般来说土匪们倒是不会去骚扰这些地方的。今天这件事太反常了，不但土匪来了，而且来得还不少，个个都带着家伙。

巡道工和铁路警察还没反应过来，几名土匪就已经麻利地把他们放倒，紧紧地捆绑起来，并把他们的袜子脱下来堵住嘴。事已至此，恐怕这五个人都非常后悔好几天没有洗袜子，特别是那两个刚走出一脚汗才回来的巡道工。不过，臭袜子的味道固然不好受，但他们知道，至少性命暂无危险，这些人既然把他们捆起来，就说明并不想要他们的命。

处理完这五个人之后，为首的那名土匪让手下从扳道房中翻出扳手、撬棍等工具，然后留下一个人看守，其他人便带着工具冲出门去。

外边的几名土匪也飞快地跑到铁路上。他们撬起道钉，搬开铁轨，扔掉枕木，把津浦线铁路拆去有五六十米。

那名中年匪首从怀中掏出一块金表，看了看时间说道：“现在是2点20分，还有半个小时，弟兄们撤吧。”

这些人迅速地离开铁路，又隐没入两边的麦田中。



就在这个时候，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第二次特别快车，正沿着津浦铁路向这里疾驰而来。

第二次特别快车是当时中国最豪华的列车之一，车厢设一、二、三等。此趟列车上除了200多名中国乘客外，还有30多名外国旅客，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墨西哥和罗马尼亚，其中以美国人居多，而这些美国人多大有来头。如露希·奥尔德里奇，她是美国“石油大王”老洛克菲勒儿媳的妹妹；美国陆军军官艾伦少校和平格少校；美国著名报纸《密勒氏评论报》记者鲍威尔等人。

皎洁的月光下，列车沿着铁轨向北飞驰，车厢内的人们都已进入梦乡，只有机车上值班的司机和司炉工仍在忙碌着。凌晨2点多钟，列车经过沙沟车站。这辆特快列车并没有在车站停留，而是直接驶过，向临城地界开去。

凌晨2点50分，第二次特别快车开到山东临城与沙沟之间的地段。这时司机突然发现，列车前方百米处的铁轨被全部拆掉，他立刻拉起刹车阀。

列车发出一阵惨烈的怪叫声，车轮与铁轨摩擦出了阵阵火花，车速猛地降了下来。但太晚了，巨大的惯性仍推动着火车继续向前，机车、煤车、邮车、三等客车……一节车厢接着一节车厢驶出轨道，万幸的是出轨的车厢并没有倾覆。

《密勒氏评论报》驻上海主编、采访过吴佩孚的鲍威尔后来回忆道：

“当我从睡梦中惊醒时，我们的火车突然急速减缓车速。我留意到那已是凌晨3点左右。我将头探出车窗外，环顾那伸向茫茫群山中的窄长山谷，并未发现这里有什么车站。正当我在奇怪列车为什么会突然停在这里时，一声枪响打破了夜的寂静，继而又传来一连串的射击声。我赶紧停止观赏夜景，将我的旅

伴法国人喊醒,尔后我们俩一起向窗外望去。旷野里似乎布满带枪的男子,他们一边胡乱地放枪,一边朝火车奔来……”

三等车厢的前两节车厢里,情况更糟糕。车厢倾斜,沉睡中的旅客从坐椅上摔下来,行李架上的物品跌落下来,砸在旅客的头上。人们尖叫着,哭喊着,希望能逃避开这突如其来的危险。但车厢外接连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让惊恐的人们吓得闭上了嘴。

“土匪!”一个颤抖、惊疑不定的声音响起。

有几个人附和着也喊了起来,但更多的人是沉默。如果现在逃出去,那一定比待在车厢里要危险得多,随时都可能被乱枪打死。

杂沓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透过车窗,可以借着明亮的月光看见黑绰绰的人影从两边包抄过来。

车上的乘警也配有枪支,但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和人数远远超过自己的土匪交火。

这些土匪遍布田野,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冲到火车前,有的用枪托砸破车窗钻入车厢,有的用枪弹打坏门锁闯了进来,很快就控制了火车。

土匪们一边喊着“谁动打死谁”,一边大肆劫掠乘客们的财产。几乎所有乘客都没有反抗,任凭土匪搜身。土匪抢劫完毕之后,便命令旅客立刻离开火车,不许耽搁时间。三等车厢内的旅客倒罢了,一、二等车厢内的许多旅客还穿着睡衣、睡裙,土匪们不等他们换上衣服,便把他们统统赶下车厢。

一等车厢的英国旅客罗斯曼显然是低估了这帮土匪的野蛮行径。他为被这些人推来搡去、随意呵斥而感到受侮辱,于是愤怒地拿起桌上的茶壶掷向一名土匪。这名土匪被茶壶打中,但并没有大碍,而两个同伙则毫不犹豫地分别朝罗斯曼开了一枪。子弹从罗斯曼的头部和胸部穿过,他立即倒地身亡。

鲍威尔和他的法国朋友柏如比目睹了这一幕。鲍威尔急忙用英语告诉柏如比:“千万不要开枪,反抗是没有用的,他们人很多。”

柏如比耸了耸肩,将随身携带的手枪交给土匪,鲍威尔也把防身用的手枪交了出来。

土匪们显然没想到会得到两支最新式的手枪,于是鲍威尔和柏如比得到了特别优待,可以在穿好衣服和鞋袜之后再下车。而其他的外国男女则不得不穿着睡衣、睡袍离开火车。

只有少数的一些人趁着混乱逃走,其中包括所有的乘警。走下列车的乘客

在这帮土匪的驱赶下，在路边集中，站好队伍。一个叫做周老板，身穿黑衣的年轻土匪向他们喊话，要每个人都保留好车票，以便按车厢等级缴纳赎金。三等车厢，每人2000元；二等车厢1万元；头等车厢3万元，洋人5万元；如果车票遗失，一律按头等车厢论赎。

就在周老板讲话的时候，土匪仍在车厢内洗劫旅客的财物。这些土匪穿着破旧，衣装不整，一副困顿潦倒相。他们不放过任何一样稍微值一点钱的东西。除了金银首饰、钞票大洋、贵重衣服，连火车上配备的毛毯、床垫、枕头都被拿走。一个土匪的口袋里装满了车上备用的电灯泡，而另一个土匪则找到一件外国女人的胸罩。他显然不知道这玩意儿的用处，便把它系在腰间，鼓鼓囊囊地往里面装满了东西。

大概半个多小时后，匪首周老板下令出发。匪徒们押着200多名中外旅客，离开铁路，穿过麦田，来到一处干涸的河床，沿着河床一路向东北方向行走。旅客们并非全是青壮年，有许多妇女和老人，加之土匪们还要背负许多劫来的物资，队伍走得并不快，因此很快被驻扎在附近，闻讯而来的政府军追上。

先是当地的警备总队的一两百人，然后是驻沙沟站和韩庄站的两个连官兵，再后是正在西面执行剿匪任务的陆军六旅一部，总共有五六百人分别赶到，与这群土匪交上了火。

这些土匪一共只有三四百人，带着辎重，又要看守人质，而且他们的枪支火力也不能与官军相比，很快就落了下风，有六名外国人质和九名中国人质先后被政府的军队救出。周老板一看这样不行，立刻让手下把人质推到最前方当盾牌，特别是把外国人质推到最显眼的地方。

结果，混战当中，有一名美国人质和几名中国人质被打死。人质们纷纷呼喊让官兵停火，外国人则把白毛巾、白衬衫、白西装高高挑起，拼命挥舞。这些官兵看到有外国人质在，怕惹下麻烦，只好暂时停火，一部分回防，一部分封锁山口，向上面报告情况，等待命令。

三

当时正在二等车厢的包房内，准备回济南老家的陈先生也被劫作人质，他

后来回忆说：“大家知道是遇到了土匪，急忙熄灭电灯。那时车门紧闭，土匪们纷纷砸破窗而入，到处都是玻璃破碎之声。我一开始便穿好衣服，屏息静气等待，后来想与其坐以待毙，不若开门揖之。当即便又重新拧开电灯，打开包房之门，把外面准备冲进来的土匪迎入。这些土匪冲进来便到处翻找行李，我便对他们说，衣物在某某处，请众位都拿去。当时有一个土匪小头目，见我比较慷慨，并不反抗，便说：‘没事的，你就跟着我走吧。’我便穿了一件小夹袄跟这个人走。路上找机会问他：‘你们劫火车有何作用？’他说：‘我们只知道抢东西，没什么别的意思。’我又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客人都释放了？’他说：‘那不行，因为我们老巢豹子谷被官兵围攻，不能立足，所以劫些人票作为筹码，也好逼官兵撤兵。’我趁人不注意把衣袋中的25元钞票塞给他。小头目见了非常高兴，便让人找了一头驴给我代步。我见彼此熟络了，便劝他：‘这些搭客与你们并无仇恨，应该优待，而且妇女胆小，最好能对她们和气些。’小头目只是点头，还说我有文化，有见识。”

如此看来，这些土匪们除抢劫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劫持人质，而劫持人质的原因是官兵剿匪，因此狗急跳墙。

这些土匪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有什么背景，是什么来头？

这帮土匪在山东十分有名，控制了山东南部一带的山区，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声势最大时号称有万人，专门与官府作对。官兵数年围剿，都没能将其彻底剿灭。匪首原是孙美珠、孙美瑶兄弟，后孙美珠被捕丢了性命，孙美瑶成为这支土匪队伍的最高首领。

孙美珠、孙美瑶兄弟原本不是土匪，他们是鲁南枣庄市山亭区阜城乡北庄村的一户富人。北庄村位于枣庄北边15公里处。孙美珠、孙美瑶一共有兄弟六人，孙美珠是老大，孙美瑶是老五。孙美珠、孙美瑶家里的日子本是比较富裕的，有300来亩地，有牛、有骡、有马，还开有酒店、客栈和油坊，生活非常殷实。孙美珠的堂叔父孙桂枝为孙家做总掌柜。

自清朝末年以来，由于战乱纷繁，穷兵黠武，一些无以为生的游民和落单的散兵便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作为当地比较有名的富裕人家，孙家自然也少不了受附近落草为寇的匪徒格外关注，时常“照顾”，轻则“借”粮“借”米，重则绑票勒索。孙美瑶的父亲孙桂哲还被绑架过两次。除了匪患，还有官患。官兵虽剿匪无能，但敲诈有术。孙家明明是被逼无奈，破财消灾，却成为官兵口里与土匪勾结的罪证，趁机经常前来敲诈。孙家两头受气，日子越过越难。老爷子孙

桂哲后来给活活气死了。

给父亲办丧事的时候,老大孙美珠大声斥骂官府无能,说与其被土匪和官府两头吃,不如自己也拉上一班人马,上山当土匪。孙美瑶听了,立刻表示支持,堂叔父孙桂枝则表示愿意出谋划策。三人一拍即合,办完丧事后,大家把田地卖尽,分配了财产,不愿上山的兄弟拿了财产走人,剩下老大孙美珠和老五孙美瑶用自己分得的财产买了十几条枪,招了几十号人,然后一把大火把自家院宅烧得干干净净,上山当了土匪。孙桂枝也跟着上了山。孙美珠不过20多岁,孙美瑶才刚满20岁,都是年轻人,而孙桂枝已经40多岁,虽然其貌不扬,常穿一件破旧长衫,但他年轻时是个读书人,据说还曾经办过私塾,为人足智多谋,思虑周密,老谋深算。他在土匪窝里充当大总管,上至孙美珠、孙美瑶兄弟,下到小土匪,对他都是言听计从。

孙氏兄弟上山做了土匪以后,队伍很快就壮大到三四百人,后来这一地区原有的几股土匪也都投奔过来,推孙美珠为首领,对外号称4000余众。在孙桂枝的策划下,1920年清明节,孙美珠召集各路盟首议事,宣称自己不是土匪,而是山东自治军,即日宣布成立“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成为一股打着“自治”招牌、有“政治主张”的土匪。这支队伍以豹子谷为据点,四处打家劫舍,抗拒官兵,一时声势浩大。

当地政府当然不愿看到有这样一支土匪军和他们争抢地盘,于是多次派出大部队围剿。1922年7月15日,孙美珠在峄县附近的一次遭遇战中,被当时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的部队擒获,立即枪决,脑袋还被砍下来,挂在津浦铁路的临城车站上示众。

孙美珠死后,其弟孙美瑶接替老大的位子,改名“山东建国自治军”,继续活动。在孙桂枝和孙美瑶的经营之下,这支土匪军力量渐大,势力重新增强,其众竟达8000余人,步枪4000支,手枪约2000支,小钢炮5尊,机关枪1架。他们编军五路,不仅在抱犊崮设有后方留守机关,并且在临沂、郯城、滕县、临城、济南、徐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设有联络站。这使得北洋政府深感不安,遂命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总司令,对孙美瑶部加紧围剿。经过近一年的大力围剿,孙美瑶的势力逐渐被削弱。到1923年4月,在官兵的穷追猛打及重重包围之下,孙部苦守抱犊崮,面临弹尽粮绝的危险。

孙美瑶的土匪军结构松散,下分数十股,由孙美瑶、郭其才、周天伦、刘守廷、孙美松等匪首分别统领一部分人。打家劫舍时,分头行动;遇到官兵时便合

力抗拒。孙美瑶被剿匪官兵包围在抱犊崮山上数月之久,眼看不能支撑,于是孙桂枝提出绑票计策,联系南京运河西岸的周天伦和周天松兄弟,在津浦铁路一同制造了这起震惊中外的劫车绑架事件,并把人质掳到抱犊崮山上。

当年6月7日的《晨报》曾对匪方主要首领做了介绍:

孙美瑶,年25岁,系大杆首孙美珠之胞弟,行五,小名孙五。孙本小康之家,又为当地之绅董,因受土匪及官兵两方之压迫,遂铤而走险。当时由孙五先发愤将自己房屋焚去,以为匪之决心。孙美珠于去年(1922年)7月15日,在西集被官军擒获,被杀。匪部推举孙五为首领。其人性如烈火,不若乃兄之和蔼可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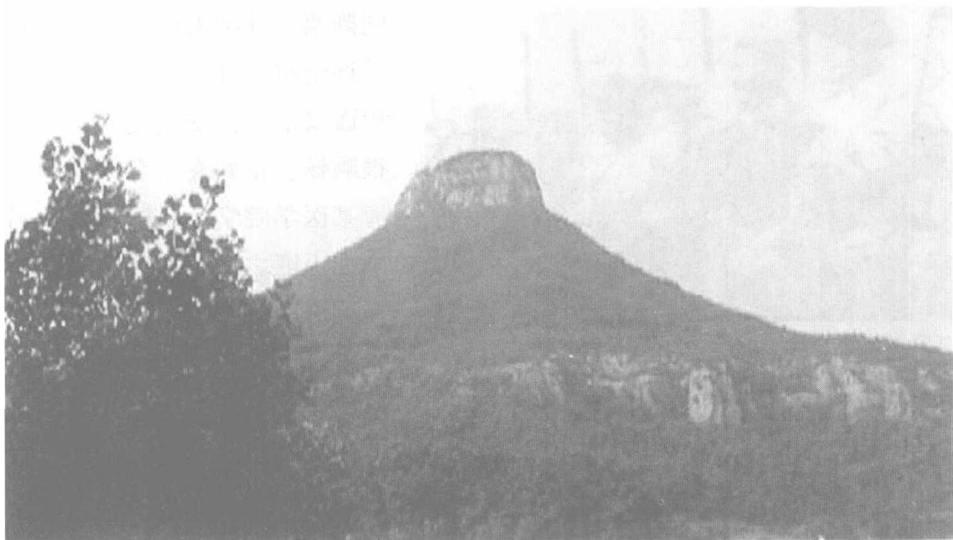
孙桂枝,年44岁,系孙美瑶之叔,与美珠等同时为匪,充抱犊崮之寨主。所有该山之人票,均归其管理。此次因官军围困数月,水粮两绝,故由其侄带领各首领出此劫车之举,以期稍解山中之围,而救老寨主之命。

孙美松,年41岁,系孙美珠之堂兄,曾充毛思忠部下稽查员。其人极刁滑,有事则逃,无事则回,故其匪性不若他匪之坚。

郭其才,年36岁,于前清光绪三十三年,曾投入陆军第四十五标充当兵士。退伍后,又入山东防营,挟枪私逃为匪。于民国7年,由张敬尧招抚,编为连长。张败,遂与毛思忠、栗凤浩、郭安等投降王占元,驻扎武穴。后复于民国9年叛变,重理土匪生涯。其人性忠厚而具胆识,匪目中之佼佼者。

四

孙美瑶等人所盘踞的抱犊崮原名君山,又叫做豹子谷,位于山东省的峄县、临沂、费县、滕县四县交界处,高约800米,是周围70多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此山四面皆为坚硬陡峭的岩石绝壁,只有山的北面有一条石路可以到达山顶。石路在山脚外还比较宽,但越往上越窄,最后如绳如带一般紧贴在陡壁边。到了山腰以上,许多地方必须借助石匠凿出的半环形把手或打入的木桩,才能攀缘而上,稍一疏忽,便会直落崮底丧命。而到了山顶上,却见一大块平坦之地,如山头被人平削掉一块似的,在此有良田400余亩。因为过去有人在这里开



抱犊崮

荒耕种，耕牛爬不上山，只得抱小牛犊上崮，养大后再役牛耕作，故名抱犊崮。山上的土匪中还有一些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战场回国的华工。他们在欧战中学会了设计军事工程和施工，便在崮顶边缘开凿了一条壕沟当工事，又另外开凿一些山洞，用以储藏粮食物品和居住。崮顶没有水源，需到山下，从一小泉中取水，一旦被包围便无法取用。因此土匪在崮顶又凿了三个蓄水池，烧制不计其数的大小水缸，用以蓄积雨水。可谓天然绝地，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难怪军队重兵猛攻数月，却毫无进展。

山路险恶，山风凛冽。人质们一直走到下午，才来到山顶。这些人质上山后，土匪们先分发给们食物，然后孙美瑶站在高处对他们讲话：“各位，我等并不是土匪，而是‘山东建国自治军’，是为山东自治而战斗的独立军队。这一回请大家到这儿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实在是这帮贪官强逼所致。但只要山东政府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立即放你们走，绝不伤你们半根汗毛。”

孙美瑶训完话后，便把人质关入牢房地洞。地洞内先前已经关押着多名被匪徒绑票的人质，有的人质被关押的时间长达三年以上，因为万念俱灰，便静坐等死，对外面的情况充耳不闻，如老僧入定一般；又由于营养严重不良，饿得皮包骨头，形同骷髅，让这些从火车上被劫来的人质看了吓得心惊肉跳。

对于外国人质，孙美瑶命令要特别优待，按照叔父孙桂枝的意见，他要求洋人给山东督军田中玉写信，声称如撤回山中剿匪军队，则必将释放洋人，否



临城劫案土匪

则撕票。外国人中，只有《密勒氏评论报》驻上海主编鲍威尔稍懂汉语，但交流起来也不是很顺畅。正好有一名人质是上海某医学院学生，精通外语；另外在土匪之中，竟然也有人略懂英语。经过这两个人翻译，洋人和土匪进行了一番讨价还

价，最终商定：洋人同意为孙美瑶传话，但必须释放四名外国女人质，由她们带信给政府军，转达土匪们一堆乱七八糟的条件：一是迅速撤走围山的官兵；二是收编匪军，任命孙美瑶为最高长官；三是补充军火；四是要求山东督军和山东省长下台；五是惩办造成“二七”惨案的吴佩孚；六是从外国人手中收回胶济铁路的使用权等。但这些条件中，唯独没有提到勒索赎金。

人质中有一名《申报》的记者康通一，此人很是精明，看到土匪放四名洋女人下山送信，他请看押他的土匪向孙美瑶传话：“你们既有大举，应该先向外界接洽。我与山东军警各界颇多旧交，愿效微劳，担任疏通运动之责。”还拿出自己的记者证让土匪看，以证明自己所言无虚。

孙美瑶一听，非常高兴，便款待康通一，表示“极愿借重”，并派人将其送到山下。在送他下山之前，又让记者鲍威尔写了一封信让康通一并带下山。信中以外国人质的口气，劝告中国政府军队切勿攻山，务必和平解决。信后还附上了全体外国人质的签名。信上说：“被难旅客，除华人外，有属英、美、法、意、比诸国之侨民数十人，警告官兵，勿追击太急，以致不利于被掳者之生命。”

五

临城劫车大案发生以后，消息通过电报迅速传遍全国，各地报纸于第二天在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南边的记者北上，北边的记者南下，纷纷涌到临城、枣庄，通过采访当地驻军和居民，了解事件的进展。北京、上海、济南等地的各大报纸，每天均在显著位置刊登相关新闻。一时间，舆论大哗，震

惊国际。

交通总长吴毓麟在事发当天中午便急电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和山东当地官员,要求他们火速发兵会剿,并要求山东督军田中玉戴罪立功。吴佩孚亲自下令,由山东都督田中玉立即指派军务帮办郑士琦为剿抚总司令,会同第六旅旅长何锋钰、陆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负责安排兵力,加强对土匪的攻势。交通部则连日开会讨论,主张火速进剿。

案发第二天,即5月7日,英、美、法、意、比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随后又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三天之内外国人质平安获释,并坚决反对武力进剿,以确保人质安全。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博士接到有关绑架案的报告后,当即照会北京政府,说明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要求北京政府采取各种可能的办法,确保人质的安全,并争取早日获释。而在山东,由于围山的政府军士兵有一年半没有领到军饷,很多人便把军火卖给土匪。山东督军田中玉了解此情况后,怕政府军靠不住,又特意从济南调来自己可以信赖的军队1500人,加强围山力量。

案发第三天,驻北京16国外交使团借机提出要求,要对中国铁路实行“共管”。他们威胁:如果不立即照办,将重演“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的历史。日本虽无侨民被劫,但也鼓吹各国组织护路队,直接开往津浦铁路。上海的美国侨民电请美国总统迅速营救人质,北京的美国驻军也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长甚至向国务卿建议立即出兵中国。

案发第四天,公使们又提出要求:外国使团要组成军事委员会调查中国铁路沿线的防务;他们还威胁,北京政府如果不能在三日内将全体外国人质救出,则每隔24小时需赔款若干。各国公使虽然一天几次催促民国总统黎元洪想办法,但又坚决反对动用武力,以保证外国侨民安全。北京政府就这样陷入了剿抚两难的境地。

投鼠忌器的北京政府把一切政务都停了下来,全力讨论营救外侨问题。曹锟首先敦请山东当局和平解决,经费可由交通部帮助,当时的决定为:“无论匪徒有何要求,不妨尽量允许,此时当以救出人质为第一要务。”

这一决定立刻电传山东,与此同时,北洋政府特派交通总长吴毓麟亲自南下山东,与山东省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同赴枣庄,与匪方谈判。各外国领事也纷纷赶往山东,既对当地官兵施加压力,也打算见机行动,救出本国被绑架的人质。甚至,各国驻沪军舰也相继出驶,前往南京,一有必要,马上登陆。这也



1923年，时任山东省省长的熊炳琦

对北洋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先是交通部和外交部派员来此，随后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代表温世珍、徐海镇守使陈调元、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的代表、美国人安德森到来。另外一些熟悉黑社会情况的人物，如北方帮会首领、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被招安的匪首郭泰胜、了宏荃等人，也奉召而来。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也开来专列，停在临城办公。

小小的临城，这个连在中国地图上也很难找到的地方，此时各方军政要员、各国公使代表、直系军队、各报记者、人质亲属等纷至沓来，甚至一些被招安的土匪，与土匪有联系的黑社会人物也被请来。这些人的到来又引得提供各类生活品的商贩跟随而来，没几天的工夫，以往安静的临城就变得异常热闹，显现出一派畸形的繁华。

小小的临城一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抱犊崮已经被官兵围得水泄不通，但不敢采取贸然行动。虽然当时控制北京政权的直系当局派遣越来越多的部队来到抱犊崮，可是政府的主要任务却不是剿匪，而是与劫匪头子孙美瑶谈判，希望能尽快安全地解救出中外人质。

督军田中玉和军务帮办剿抚总司令郑士琦先是邀请滕、峄两县有名望的士绅，出面与土匪交涉。当时军阀是严令禁止百姓和土匪交涉的，别说是交涉，就是赎票也被叫作“通匪”、“资匪”，与匪同罪。一开始乡绅们本能地立刻拒绝，经过郑士琦多次向他们保证此次是官方行为，是为国家出力，与“通匪”、“资匪”没有任何关系，又见事情果然闹得很大，便不敢再推辞，遂推举两名在鲁南最有威望的人士出面。

一位是党金元，滕县人，青帮“大”字辈人物，为各县士绅领袖；另一位是李炳章，峄县人，也排青帮“大”字辈，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人称“李太少爷”。

两人遂于11日早晨来到抱犊崮山上，一见孙美瑶便说道：“孙司令，你这案子可是给闹大了。不仅把总统黎元洪和执政曹锟惊动了，就是外国人都派了军舰过来，听说已经到了南京下关，洋人也要派兵来攻打这里。你这不光是为咱